



观察

多地域、多民族交流互鉴共同造就 辽塔是中国古塔装饰艺术的一座高峰

本报记者 郭 平

在辽宁，班吉塔这样的古塔不止一座。太子河畔的辽阳白塔，锦州城内的广济寺塔，沈阳塔湾的无垢净光舍利塔……它们散落在古城街巷与乡野之间。砖石不靠长篇碑刻说话，却把古代雕刻技法、图像范式，中原营造理念、北方草原生活意趣，还有远道而来的域外艺术语言，一凿一磨刻进面砖。研究者说，辽塔是中国古塔装饰艺术的一座高峰；留存至今的砖雕纹样，是抢救、解读日渐衰落的古代营造工艺的珍贵样本。

班吉塔看护员刘素华今年71岁。她守护的班吉塔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也是国内现存不多的辽代华塔之一。近年，常有游客来到小凌河畔，只为看一眼这座塔。她有些费解，也有些惊讶。可每次站在塔旁，她的腰背都不自觉地挺得笔直。

堪称最美

朝阳博物馆学术报告厅里，坐满辽塔爱好者。他们是来听赤峰博物院辽代历史文化博物馆馆长、研究员黄文博的公益讲座《初识辽塔》的。

辽塔是统称，既包括辽代修缮的前代古塔，也有辽代奠基、后代不断修缮的古塔，主体仍是辽代建成的古塔。历经千余年，确切数字有争议，大体我国现存100多座，其中一半以上在辽宁。朝阳地区分布着14座不同样式辽塔，是辽宁古塔分布最密集的地区。

黄文博常年奔走北方各地作辽塔田野调查。比对大量唐、宋、辽古塔实物后，他提出一个判断：在中国历代古塔遗存中，辽塔的装饰艺术水准堪称最美。他说，唐代古塔重在建筑本体，追求结构雄浑，塔身装饰整体克制素雅，雕刻题材相对有限；宋代古塔雕刻偏向精巧秀丽，但装饰规模偏小，整体排布相对稀疏；辽塔匠师把高浮雕、浅浮雕、

线刻多重技法叠加运用，大规模将人物、花草、瑞兽等布置于塔身。纹样繁复，却极少重复，既有唐人的恢宏气度，又有精细入微的刻画能力，形成独树一帜的时代面貌。现存辽塔，正是这套艺术追求的实物范本。

相隔百余年，唐代审美范式何以在辽地延续？黄文博解释，辽朝积极吸纳燕云地区工匠群体，前代图样样本、雕刻手艺随匠师向北流转。辽河流域属于辽东京道核心地带，大批塔体在此营造，自然成为保存隋唐造型传统的实物载体。

文明相遇

锦州的广济寺塔，因塔身高大，一直是这座城市的地标。1996年修缮后，塔身高达71.25米。行经锦州城区，远远就能看见它。

黄文博调查辽塔，除了塔身结构，更看重装饰细节。这往往要借助专业摄影工具才能看清。比如广济寺塔须弥座束腰位置的砖雕，多重文化就在方寸之间依次铺开。

一侧是中原传统缠枝牡丹，花瓣层层叠叠，构图饱满周正；紧邻画面中，人物发型简约，身着长袍，脚踏皮靴，是北方草原族群典型装束；不远处，深目高鼻的乐舞人物手持弹拨乐器，姿态奔放洒脱。中原农耕、北方游牧、域外传来的艺术符号，在这里并列共

存，无声记录下千年前不同文化相遇、借鉴、融合的过程。

中原营造技艺与装饰纹样，构成辽塔建筑的主体骨架。辽宁现存辽塔多为八角密檐砖塔，以青砖完整复刻中原木构建筑全套构件，斗拱等采用砖雕模拟。锦州广济寺塔的仿木斗拱层级繁复，充分体现了中原古代木构建筑的营造逻辑。塔身遍布龙纹、宝相花等，都是中原流传已久的装饰主题。

北方草原族群的生活印记，藏在许多容易被忽略的边角细节里。研究人员梳理大量塔雕实物后指出，辽塔砖雕留存不少草原生活意象：浮雕可见区别于中原的发型样式，服饰多见窄袖长袍、长筒皮靴；草原动物反复出现在基座画面中。没有文字注解，却把世代狩猎游牧的生活记忆，融入建筑装饰。这些图案不是生硬贴附的符号，而是匠师日常所见的生活景象。

经由草原通道传入的域外艺术题材，也在辽宁辽塔留下印记。义县广胜寺塔砖雕上，可以见到狮子、西蕃莲这类自域外东传的装饰母题。凌空舞人的造型母题经过漫长地域流传传入辽地。辽代匠人结合中原线条处理、北方雄浑审美加以改造。外来瑞兽褪去原始凶悍，变得庄重沉稳；异域乐舞姿态，也和本土艺术表达互相糅合。

黄文博在田野路查中深有体会：“读懂辽塔，不能只仰望高大塔身，要蹲下来细看基座、角龕这些细节。辽宁地处多地域往来的枢纽，不同文明就在一块块砖雕之上互相渗透，彼此成就。”

这些跨越地域而来的图像题材，经过辽代本土匠师消化再创作，共同构筑起辽塔华丽繁密的装饰世界，也为后世留下观察辽代社会百态的图像档案。研究人员认为，这些浮雕不只是雕塑作品，更是观察辽代工艺美术、乐舞形态、风土人情的一手图像史料。

营造智慧

走近凌海班吉塔，稍加留意便会发现，塔身砖块色泽并不统一。千百年风雨侵蚀，后世多次修缮补砌，不同时代砖块的质地、色泽、刀法都有差异。这正是古建筑真实的面貌：辽塔不是辽代一次性完工就封藏的古迹，而是历经一代代人接续维护，沉淀了漫长岁月的文化载体。

长久以来，不少人笼统地将密檐辽塔称作“实心塔”。黄文博纠正这一认知：多座密檐辽塔并非通体实心，塔体内设置空腔暗室，用于存放文书、器物。古时塔与寺院聚落相伴共生，是地方社会公共活动的重要场所。

对比唐、宋两代砖石雕刻，辽宁辽塔形成独树一帜的艺术面貌。研究人员总结，辽塔雕刻多用剔地起突的高浮雕手法，造型浑

数读

全国现存辽塔

100多座

辽宁占比

一半以上

朝阳地区辽塔

14座，辽宁最密集

厚圆浑，构图充盈饱满。和唐塔整体简素克制不一样，也区别于宋塔精巧秀雅的小型砖龕，辽塔雕刻人物体量宏大，轮廓雄健，既有中原雕刻构图法度，又饱含北方民族质朴豪迈的气质。雕刻题材十分丰富，飞天乐舞、瑞兽花鸟、世俗生活片段，人间百态与艺术想象一同被镌刻在砖石之上。

辽宁境内辽塔各有面貌，形成差异化的遗存谱系。北镇崇兴寺双塔是国内罕见的辽代双塔式样，两塔形制相仿，并肩而立，是国内现存唯一辽代对峙式大型双塔实例；辽阳白塔体量宏大，比例舒展，是八角密檐辽塔的标杆之作；义县广胜寺塔地处乡野，保留大量原汁原味的砖作细节，少受后世改动，留存许多难得的古代图像样本。

黄文博认为，看待辽代遗存，不宜被当代行政区划所局限，应当把辽宁、内蒙古、冀北、北京视作完整的“辽文化圈”。辽塔的艺术成就，正是由多地域、多民族交流互鉴共同造就的。挖掘、研究、保护、继承和弘扬古建筑装饰艺术及其工艺，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。辽塔浮雕装饰作为传统建筑装饰工艺，不仅具有雕塑艺术本身的独特价值，还具有解析辽代工艺美术、戏曲歌舞与风土人情等诸多方面的文化价值。

这些散落辽宁大地的辽塔，不只是一省的文化财富，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进程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实物证据。读懂砖雕背后的相遇与交融，读懂那些濒临消逝的古代营造智慧，方能读懂中华文明兼容并蓄、生生不息的深厚底色。

本文图片
为受访者供图



鞍山海城析木镇金塔。



黄文博(右)与同事采集辽塔留存信息。

面对面

留给东北亚的一封砖石书信

本报记者 王晓领

雄浑中见精微

说起辽塔的美，汝军红从建筑学角度给出答案。“它的美学核心，是‘雄浑中见精微’。”他概括道，“雄”，是契丹承袭唐代雄浑大势的底色；“精”，是多民族工匠协同营造的匠心。

汝军红特别提到一组对比：唐塔多方形、简洁、空灵，以登临远眺为趣；宋塔多楼阁式，可拾级而上，世俗游玩功能突出，如河北定县开元寺塔。辽塔却是高基座、密檐、雕饰满密，不重登临，这一选择，使它在中国的塔建筑体系中形成鲜明面貌。

“论全国，辽塔宋塔双峰并峙，代表中国密檐塔最高成就；论东北亚，辽代密檐塔曾向朝鲜半岛东传，并与西夏、日本发生间接关联。”汝军红说，“所以它的价值，要放在‘中国塔建筑体系—东北亚建筑文化交流—多民族建筑文化’三重坐标里去认识。形制统一而富地域创造，建筑与审美高度融合——这是它在东北亚难以被替代的根本原因。”

不止于遗构

过去学界常把辽塔当作“静态遗构”，

在辽宁，一座座密檐古塔勾勒出这片土地独特的天际线。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教授汝军红长期专注辽代建筑研究。他突破传统建筑形制研究的单一局限，从建筑人类学、文化地理学视角切入，牵头攻关辽塔营造技艺、多民族文化交融、东北亚文化传播等前沿课题。他的研究，正让这些沉默的古塔成为一部可读、可感的“流动的文化教科书”。

盯着形制、工艺、断代打转。近年来，汝军红带团队把视角从“建筑实物”转向“营造过程与人的实践”——这是建筑人类学的路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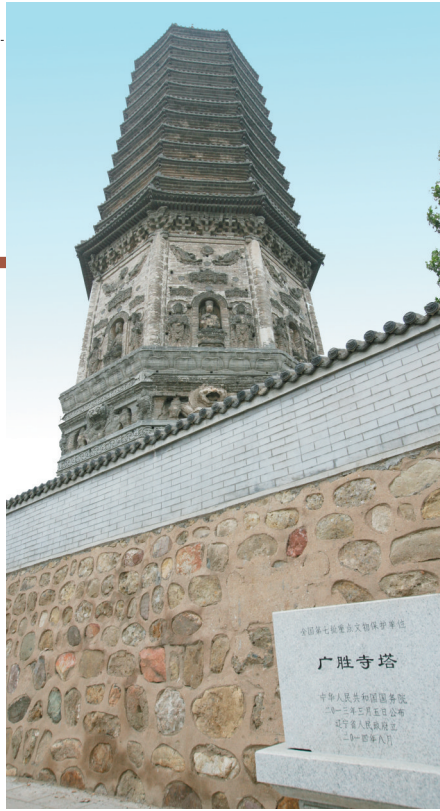
在汝军红的描述里，造塔现场不再是一张图纸，而是一个多民族工坊：汉族工匠提供砖石砌筑与仿木构技术，渤海工匠擅长基座精细石刻，回鹘工匠传入鎏金塔刹工艺，契丹匠人熟悉高寒地区的砖石配比与防寒构造。各族工匠在测绘、夯筑、雕刻中互通技法，造塔工坊成了“建筑民族志”的观察对象。

汝军红还展开了一条文化地理学的线索：研究不再盯着单点，而是把分散塔点还原为跨区域传播网络——草原丝绸之路、辽宋榷场、五京城镇商贸通道构成的文化传播廊道。辽塔多择城市东南向阳坡地营建，既

兼容中原“高阜立塔”礼制，又暗合契丹“尚东拜日”习俗，形成独一份的文化景观格局。更关键的是，辽塔的形制与造塔理念经民族交流在东北亚形成辐射网络。“过去说‘汉文化影响辽塔’，现在更强调双向互构，辽塔既是文化接收者，也是筛选、重构、再输出的媒介。”

谈及辽塔研究进展，汝军红坦言，沈阳建筑大学在陈伯超教授引领下长期深耕辽代砖塔。团队已走过基本史料梳理与形制描述阶段，正处于向深挖营造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机制、民族“三交”（交往、交流、交融）内涵与文旅融合转化的推进期。

仍需深挖的方向，他看得清楚：辽塔与民族文化“三交”融合的系统分析尚未成形，跨区域石刻史料与营造技艺的联合调研仍是短板，数字化建档尚未覆盖全部遗存。



义县广胜寺塔。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

走出“孤芳”

谈到辽塔的保护与利用，汝军红表示“现状并不乐观”。研究层面，缺少把它们整合为“文化互鉴—营造路径—民族‘三交’”的系统分析；跨区域协同也相对薄弱。宣传层面、传播渠道、公众认知等方面都有待改进与增强。

为此，汝军红给出四条建议：一是夯实实体保护与数字底座，继续推进修缮，同步建立覆盖全部遗存的数字化档案，让每座塔都有“数字孪生”；二是深挖“三交”内核，打造专题阐释场景，围绕塔身浮雕、造塔题记，作民族交往、交流、交融的主题解读，让砖石“开口说话”；三是构建多渠道传播体系，通过短视频、地方文史专栏、AR导览、流动数字博物馆进校园，把辽塔从“专家的语言”翻译成“公众的语言”；四是搭建跨区域协同研究平台。最后一条，他心里已有构想：以“五京和草原丝绸之路”为骨架跨省串珠，形成“一轴多环”的线路，同步配套民族“三交”研学线、营造技艺考察线、雄浑美学摄影线三类主题产品。

采访即将结束时，汝军红说：“辽塔是辽代留给东北亚的一封砖石书信，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是，既把它读懂，也要把它读出去。”